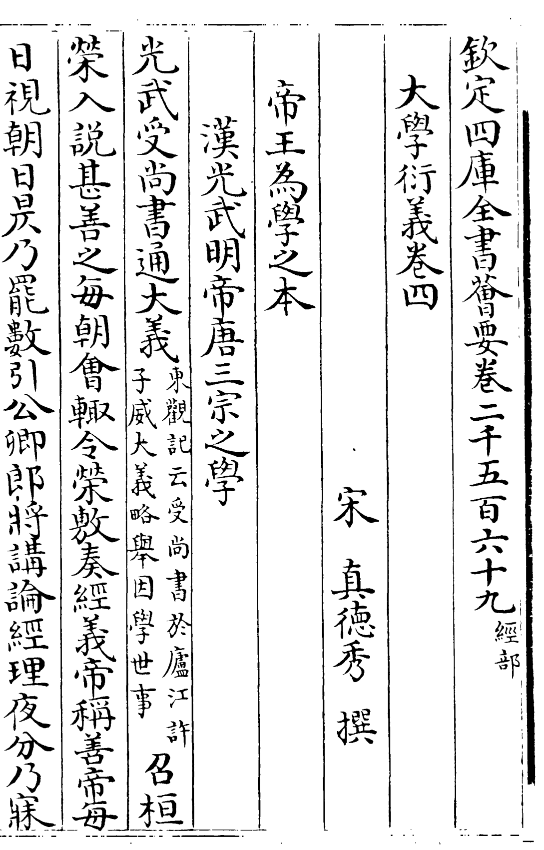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六十九 經部

大學衍義卷四

宋 真德秀 撰

帝王為學之本

漢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學

光武受尚書通大義東觀記云受尚書於廬江許子威大義略舉因學世事 召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每日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

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太子顯宗也

臣按光武早為儒生及即位孜孜經術又如此宜其光復舊物身致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焉惜其時儒臣作輔如伏湛侯覇輩皆章句書生未明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三十餘年雖鮮有過事而以無罪廢正后易太子則有媿刑家之義以直

諫敍大臣則有垂從諫如流之美蓋其所學未至於明善誠身之地故於父子夫婦君臣之際不能無可憾者焉聖學不明雖有不世之資如光武者迄不能追帝王之盛然則人主之於務學其可苟也哉

顯宗孝明帝十歲通春秋光武奇之既為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

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之後三雍成三雍謂明堂靈臺辟雍拜榮為五更更謂耆老更事者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也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

臣按先儒胡寅以為顯宗事師之意百千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

不知仲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旨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斯言當矣抑臣竊謂學者所以治性情者也故先漢名儒匡衡有言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故聰明流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静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若顯宗者豈無所當戒者乎傳稱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

毀近臣尚書至見提曳帝嘗受書於師矣書之稱堯曰允恭稱舜曰溫恭稱文王曰徽柔懿恭是皆以恭為貴也曰御衆以寛又曰寛綽厥心是又以寛為貴也帝於二者兩皆失之既無容人之度又失遇下之禮然則又何貴於學乎先儒有言未讀是書猶是人也既讀是書亦猶是人也則為不善讀矣其殆顯宗之謂邪

肅宗孝章帝少寛容好儒術其為太子也受學於張酺

元和二年東廵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子弟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

臣按章帝尊經事師之意不媿前人又能戒顯宗之苛切事從寛厚奉母后以孝遇同姓以恩惠養元元除去苛法後之議者以長者稱雖其天資之美亦其學之力也惜其時師臣如張酺者雖質直守義數有諫正然其所學不過章句之業況又以

嚴見憚不得久在左右故所以輔成德美者如是

而止考之本紀在位僅十有三年而年止三十有

三豈無逸之戒亦或有所忽邪惜哉

唐太宗身屬櫜鞬風纚露沐然鋭情經術即王府開文

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

置𢎞文館悉引内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

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

臣按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戰攻未

息之餘已留情於經術召名士為學士以講摩之此三代以下所無也旣即位置弘文館於殿之側引内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與討古今論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此又三代以下之所無也故陸贄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我朝列聖聦時妙選名儒環侍經緯邇英崇政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

時召對所以緝熈聖學開廣睿聰其與貞觀實同一揆夫晝訪足矣又必加以夜對何也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惟聲與色尤易溺人晝日便朝薦紳儼列昌言正論輻湊于前則其保守也易深宫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即嬪御之徒紛華盛麗雜然眩目奇技淫巧皆足蕩心故其持養也難此夜對之益所以尤深於晝訪與聖明在上儻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貞觀之規摹與

我祖宗之家法不可以不復

太宗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耳

臣按太宗深鑒蕭梁之失不取老釋二氏而惟堯舜周孔之道是好可謂知所擇矣然終身所行未能無媿者以其嗜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之得失而於三聖傳授之微旨六經致治之

成法未之有聞其所親者雖或一時名儒而奸諛小人亦厠其列安得有佛時仔肩之益故名為希慕前聖而於道實無得焉其亦可憾也夫

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謟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按秦漢以後號為賢主脩身寡過則或有之

其知從事於此心懼奸佞之乘其隙則未有如太宗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彞宇文士及權萬紀之徒皆不得而惑然數者均為易入而嗜欲又其最焉古先聖王惟此之畏故朋淫于家益之所以戒舜也無皇耽樂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太宗能嚴奸佞之防而未能脫嗜欲之穽閨門之内既多慙德而武才人狐媚之惑卒基異時移鼎祚翦宗支之禍焉葢由天資之高有

以知夫衆攻之原而學力之淺卒無以勝其最甚之害故智及之仁不能守之也近世儒生有為心箴者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箴雖常言然深切

於正心之學故録焉

元宗明皇帝開元中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内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乃以懷素為左散騎常侍與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脩書或侍講以張説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

堅以為無益於國徒為糜費欲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于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小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臣按明皇初政好學右文其盛如此可謂美矣使當時得一真儒在輔導弼諧之地日以堯舜三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言陳之於前必格物以致其知則於是非邪正之辨瞭然不惑而張九

齡李林甫之忠邪不至于用舍倒置矣必誠意以正其心則於聲色貨利之誘確乎不移而惠妃太真之蠱媚王琪宇文融之聚斂不得進矣必脩身以正其家則於父子夫婦之倫朝廷宮寢之政各盡其道安得有信讒廢殺三子之禍又安得有祿山潰亂宮闈之醜哉奈何張說之流不過以文墨進無量懷素亦不過章句儒帝雖有志于學而所以講明啓沃者僅如此是以

文物之盛雖極於開元而帝心已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內外交煽根本日蠹欲其亡禍亂得乎故人君之學茍不知以聖王為師以身心為主未見其有益也

憲宗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元宗撰開元訓誡帝遂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龜鏡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曰辨邪正曰戒權倖

曰戒微行曰任賢臣曰納忠諫曰慎征伐曰重刑法曰去奢泰曰崇節儉曰奬忠直曰脩德政曰諫畋獵曰録勲賢分為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以其書寫於屏風列之座右

臣按憲宗玩意經籍集其事以為龜鑑用意美矣然平蔡之後驕侈遽形裴度以忠直見踈李逢吉以讒諂用皇甫鎛程异以羡餘進是邪正未嘗辨賢臣未嘗任也忠諫未嘗納勲賢未嘗録也土木

興則反於節儉聚斂行則乖於德政凡所謂十有四條無一不悖戾者其故何哉蓋居中而制萬事者心也古先聖王必於此乎用力故一心正而萬事莫不正憲宗知監前代成敗之迹而不知古人大學之源藩鎮未平猶能勉强策勵一旦奏功侈然自肆屏幃雖在志慮已移視之為虛器矣由其心之不治故也當時羣臣獨一裴垍能進正心之說而心之所以正者亦莫之及焉徒舉其綱而不

告以用力之地是猶教人以克已復禮而不語以視聽言動之目其能有益乎故為人臣而不知大學未有能引其君以當道者

以上敘漢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學

帝王為學之本

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漢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音忖）節度窮極窈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

之以政貢薛韋康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按人君之學不過脩己治人而已元帝於此二者未嘗致意而所好者筆札音律之事縱使極其精妙不過胥吏之小能工瞽之末技是豈人君之大道哉昔顏淵問為邦夫子以放鄭聲語之今帝之所好者吹洞簫自度曲正所謂鄭聲也先儒謂其音悲哀能令人意思流連怠惰驕淫皆從此出

元帝之資本非剛明者又重之以此好則其志氣頹靡日以益甚安有振迅興起之理宜其牽制文儀優游不斷卒基漢室之禍也

魏文帝魏武曹操之子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少誦詩論及長備歷五經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　史臣陳壽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識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王何遠之有

臣按文帝之為太子也與一時文士若王粲阮瑀諸人游號建安七子帝及粲等所為文章至今具在其藻麗華美則誠有之揆諸風雅典誥則罪人也夫曠大之度公平之識邁志存道克廣德心此皆人君所當勉者而帝也為嗣則喜見顔色居喪則燕樂不衰薄同氣之恩殺無寵之配以玩好而求遠物以私憾而僇諫官是於所當勉者不知勉矣書論詩賦文士之末技爾非人君所當務也而

乃侈然自衒謂莫已若識度如此其為史氏所譏宜哉

後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臣按大學之道以致知為首正欲開聰明而發智識也魏珪偏遠之君初未嘗學而有益人神智之

問可謂切問矣李先莫如書籍之對亦可謂善對矣然謂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人主所好何憂不集則失之甚也夫古今之書籍雖多其切于君德治道者六經而已爾論孟而已爾六經之大義人君皆所當聞然一日萬幾無徧讀博通之理苟顓精其一二而兼致力於論孟大學中庸之書聞命儒臣敷陳歷代之得失則其聞聰明而發智識者亦豈少哉惜乎李先凡陋之儒智不及此徒使魏主

以聚書為美而無得於書求神仙濫刑戮溺聲色卒以無道殞其身是雖圖書山積果何益於萬一哉

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游畋未嘗留意

臣按文宗可謂好學之君矣而卒無救于禍敗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使文宗而知此義則玩乾健以養其剛體離麗以養其明既剛

且明則於威福之權必能别白何至柔懦不立聽用匪人使閹寺之勢益張甘心以赧獻自比其於書史了無毫分之得正坐以之自娱故耳夫好書而以之資空談銷永日鮮有不為文宗者

後漢靈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竝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千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置其間喜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

之位

臣按詞賦小技揚雄比之雕蟲篆刻壯夫且耻為之況人主乎賦猶無用況書篆末藝乎靈帝名為好學而所取乃爾夫人不可輕有所好所好一形羣下必有伺其意指者故雖文賦書篆亦為小人媒進之階況它乎惟游心經術恬澹寡欲則奸邪無得而窺靈帝昏亂之君無足論者特以為來世之鑑云

陳後主叔寶以宫人有文學者為女學士僕射江揔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等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羣臣酣歌自夕達旦日以為常其後隋伐陳獲叔寶以歸從隋文帝飲賦詩及出帝目之曰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乎

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能更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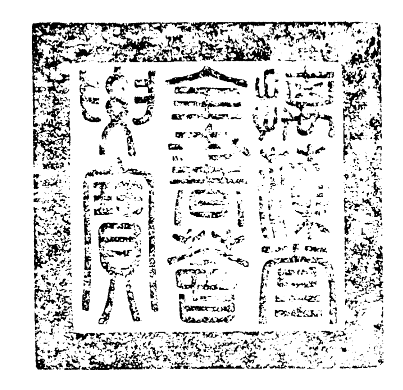
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頌其佳句曰庭州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自負才學毎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

臣按陳隋二君號為工於詞藝者一則因是而君臣相狎一則因是而君臣爭勝卒底亂亡然則帝王之於詞章皆非所當作乎曰虞帝勑天之歌大禹朽索之訓成湯官刑之制雖非有意於為文而炳

炳琅琅垂耀千古此人君所當法也若大風之安不忘危猶可見英主之遠慮金鏡之任賢去不肖亦足以昭示子孫揆之帝王抑其次也若夫雕鏤組織與文士爭一日之長固可羞已況於淫褻猥陋如陳隋之君乎臣因著此以為人主溺心詞藝者之戒

以上敘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大學衍義卷四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浦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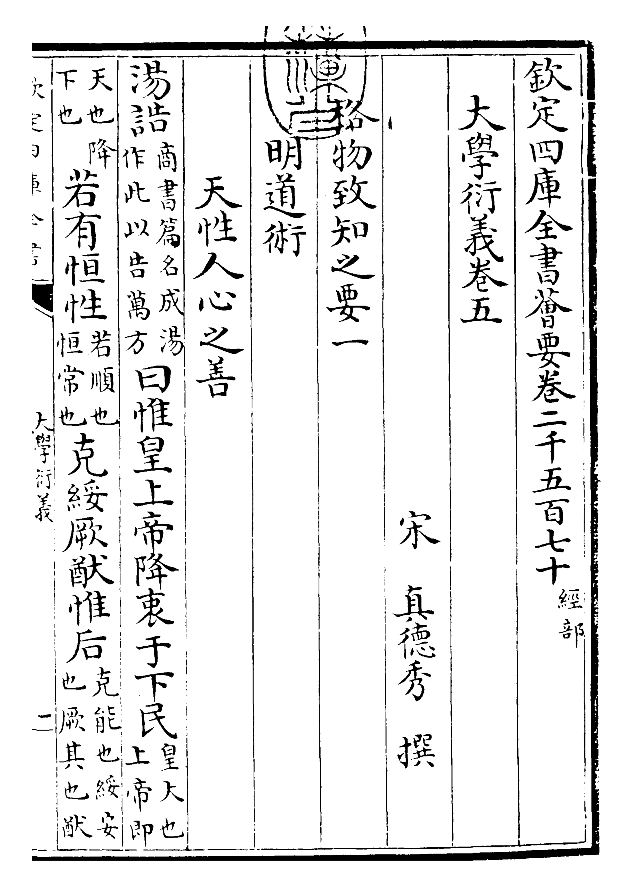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于飛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卷五至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七十 經部

大學衍義卷五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性人心之善

湯誥商書篇名成湯作此以告萬方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大也上帝即天也降下也若有恒性若順也恒常也克綏厥猷惟后克能也綏安也厥其也猷

道也后君也

臣按成湯此言可謂知君師之職矣蓋天能與人以至善之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能使人全其性者君師之任也漢儒以衷為善臣謂衷即中也天之生民莫不各賦之以仁義禮智之德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是所謂衷也自天所降而言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非有二也然天之降於人者初無智愚之間而人之受於

天者清濁純駁隨其所禀有不同焉必頼君師之作順其有常之性而開廸之舜之徽五典周之教六德六行皆其事也性本至善因而教焉是之謂順若其本惡而强教以善則是逆之而非順之也觀若之一言則人性之善可知矣猷者道也道即性也以體而言則曰性以用而言則曰道其實一也順其性使安其道非君不能何謂安父安於慈子安於孝知其自然而不可

易與其當然而不容已然後為安成湯有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臣故曰可謂知君師之職也厥後秉彞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於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源則自成湯始嗚呼聖哉

詩烝民（尹吉甫作此美周宣王）曰天生烝民（烝衆也）有物有則（則法也）民之秉彞（秉執也彞常也）好是懿德（懿美也）

臣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

者理也器者物也精粗之辨固不同矣然理未嘗離乎物之中知此則知有物有則之說矣蓋盈乎天地之間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以人言之如目之視耳之聽物也視之明聽之聰乃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物也而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夫婦之别長幼之序乃則也則者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古人謂規矩凖繩衡為五則者以其方圓

平直輕重皆天然一定之法故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則者天實為之人但循其則爾如視本明視而不明是失其則也聽本聰聽而不聰是失其則也君當仁君而不仁是失其則也臣當敬臣而不敬是失其則也然此一事之則爾若為人而不能全乎為人之理是失其所以為人之則而非人矣彛而言秉何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惟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者仁義忠孝

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不仁不義不忠不孝 所謂惡德也人無賢愚莫不惡之觀乎此則知性之善矣當更合後章孟子之言觀之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臣按劉子之所謂中即成湯之所謂衷蓋天地自然之理而人得之以生者是所謂天命之性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臣按程頤曰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朱熹亦

曰陰陽迭運者氣也而其理則所謂道蓋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往來循環終古不息是孰使之然哉理也理之與氣未嘗相離繼之而出莫非至善成之在人則曰性焉理無不善性其有不善哉性善之理至孟子而益明然其源實出乎此

乾文言孔子所作曰元者善之長也元大也始也亨者嘉之會也亨通也嘉美也利者義之和也利宜也貞者事之幹也貞正也固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

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朱熹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乎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在人則為智而為衆事之幹幹木之身枝葉所依而立也凡此天德之自

然也又曰以仁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無不和貞固者知貞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勿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凡此人事之當然也又曰乾四德元最重貞次之非元無以生非貞無以終非終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如此循環無窮所謂大明終始也又曰非君子之至健無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臣按四德之說朱熹盡之世之昧於理者皆言天與人二今以此條觀之則人之與天未嘗不一也蓋在天則為元亨利貞而在人則為仁義禮智元亨利貞理也生長收藏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有是性則有是情天人之道脗合如此又曷嘗有二邪然天無心而人有欲天惟其無心也故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元亨是發出故曰通

利貞是收斂故曰復於穆之命終古常新人惟其有欲也故惻隱之發而殘忍奪之辭遜之發而貪冒雜之羞惡之發而苟且間之是非之發而昏妄賊之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學者當知天有此德吾亦有此德屏除私欲保養正性則吾之一身通體皆仁隨觸而應無非惻怛即天之春生意盎然而物物欣悅也吾之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三千三百燦然明備即天之夏生意暢達而物物嘉美也吾之所以利物者皆合

於義即天之秋生意凝實而萬寶得遂其性也吾之所以貞固有守者足以根本萬事即天之冬生意潛藏而造化所由以出也貞固所以為智者惟知之明故守之固智所以配冬者義發于外而智藏于中也人之與天其果二乎哉而況人君有天之德又居天之位則善端萌動者元也善端發達者亨也推而澤物俾各獲所者利也心既溥物還復寂然者貞也雖一日之頃一念之微四者無乎不在然德雖固有非剛健則不能行夫

惟自强不息與天同運人欲不得以間之然後終始萬物與天同功矣義理之源莫大於此惟聖明玩心焉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朱熹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

事物之閒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禀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是也盖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

臣按人之五常本於天之五行五行運於天而人

得之以為性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土信各有攸本故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熹乃益之以健順何邪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則為仁禮隂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則為義智而土則二氣之冲和信亦兼乎健順故周敦頤曰五行一隂陽也隂陽不在五行之外健順亦豈在五常之外乎

或問中庸首章之義朱熹曰天之所以賦予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

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莫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禀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又曰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親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遜之節文

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又曰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禀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失之不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于彼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

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盖有以辨其親疎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别其貴賤之等而使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别而不差則智之爲教明矣然亦未始外乎人之得乎天者强爲之也

臣按子思言天命之性即湯之所謂降衷其言率

性之道脩道之教即湯之所謂克綏厥猷惟后前聖後賢更相發明如出一口而朱熹之論性曰仁義禮智其論道與教亦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之學以空寂為性以虛無為道管商之徒以刑名功利為教者孰真孰妄孰是孰非可不辨而明矣

滕文公為世子滕國名文公者定公之世子也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孟子道性善道言也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反還也復見

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

景公曰成覵齊人景公齊君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顔淵孔子弟子名回公明儀曾子弟子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書説命之辭瞑眩猶昏憒也以毒藥攻疾故昏憒而後愈瘳愈也

程頤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

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朱熹曰性者人所禀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甞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又曰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盖恐别有卑近易行之

說也孟子知之故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他說也又曰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成覸等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不當復求異說也又曰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于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爾孟子言性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意其所以廣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臣按性善之説程朱盡之其曰性即理也乃自昔聖賢之所未言萬世言性之標凖也熹謂七篇之中無非此意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蓋其大者也至於因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他可識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

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内結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要求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聲名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羞耻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

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智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熹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五者之中所謂信者真實無妄之理也仁義禮智皆真實無妄故信不必言仁義禮智四者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是温和

慈愛之理義是斷制裁割之理禮則恭敬撙節之理智則分別是非之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所謂情也四端云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

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内則何以有是端於外所以有是端於外必知其有是理於内而不可誣也仁義禮智既見得界限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對立門庭葢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春夏皆陽之屬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則

生生之意實貫通周流乎四者之中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天地之理固然也

臣按朱熹四端之說蓋先儒所未發至論不忍人

之心則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至哉言矣蓋天地造化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流行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之生既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為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然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故不能達之于用惟聖人全體本心私欲不雜故有

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仁而有餘矣孟子恐人未能自信也故指發見之真切者以覺悟之夫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於井乍見之者無問賢愚皆有惻怛傷痛之心方其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納交非欲以此干譽又非以避不仁之名也倉猝之間無安排無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賦形為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無人矣然所謂無者豈其固然

哉私欲蔽塞而失其本真耳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乃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盖仁為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則三者亦何有哉夫四肢人所必有四端亦然而昧者不察自謂不能是賊其身又謂吾君不能是賊其君賊猶賊仁賊義之賊言為禍害之深也然仁義禮智其分量甚大而端緒甚微苟不推廣其端則何以充滿其量必也因其發見之微隨加展拓使人欲無

所障礙而天理得以流行猶始然之火引之而煌煌始達之泉疏之而浩浩仁義禮智庶幾充滿其本然之量而不可勝用矣苟為不然天理方萌人欲旋窒是乍然者遽息而方達者隨堙欲愈蔽而端愈微雖有不忍人之心必無不忍人之政矣夫四端在人一也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則不足以事父母是以帝王之治光宅天下丕冒海隅而後之人主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以悅其親之心

或以適聲色信讒邪而至於黜其配殺其子同此四端也充與不充而已耳此章之要在於識本心之正加推廣之功至於保四海則自然之效驗也四端之論雖首唱於孟子而條貫統紀則至朱熹而大明聖明優柔玩索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告子曰告子名不害孟子弟子也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杞柳二木名桮棬飲器也孟子曰子能順

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戕伐也賊害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率猶驅也

臣按告子之説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强為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吁何其昧于理之甚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

杞柳為桮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固有孩提之童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其長也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强矯拂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容不辨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孟

子曰水信無分于東西無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摶而躍之可使過顙顙額也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臣按告子杞柳之喻既為孟子所闢則又小變其說而取喻於湍水葢前說專指人性為惡至是又謂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而借水以明之不知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摶之過顙激之在山可暫違

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也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然其所以然者往往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詈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于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熹以為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斯言盡之矣

公都子弟子告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

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文武謂周之文王武王）幽厲興則民好暴（幽厲謂周之幽王厲王）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象舜之弟堯之臣也）以瞽瞍為父而有舜（瞽瞍舜之父也）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微子比干皆紂叔父又為之臣）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

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倍一倍也蓰五倍也算數也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夷與彛通用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

朱熹曰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又曰才猶材質人之

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又曰有物必有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明矣

臣按公都子學於告子者也故以性善為非而設二者之說以闢孟子孟子不與之辨獨以性之發

見者言之葢所謂性者仁義禮智而已然未發之前無兆朕之可見惟感物而動為惻隱為羞惡為恭敬為是非然後性之本可識葢四者情也而其本則性也由其性之善故發而為情亦善因情之善而性之善可知矣夫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是豈才之罪哉陷溺使然也夫四者之心所以人人皆有者由其具仁義

禮智之性故也鑠者以火銷金之名火之銷金由外以至內也性則我所固有非自外來獨患夫人之弗思弗求爾夫物有求而弗得者在外故也性則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者今乃善惡相去之遠由不能盡其才也曰思曰求而又曰盡此孟子教人用功之至要烝民之詩其說已見前章合而觀之可也

曹交問曰曹交曹君之弟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之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勝堪也匹鴨也鴨之雛也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一百二十斤為鈞百鈞一萬二千斤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烏獲古有力人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孝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鄒國名孟子鄒人也曹交是時亦在鄒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爾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臣按人皆可以為堯舜或古語或孟子所嘗言曹交疑而問之孟子曰然者所以明其必然也交乃以形體之長而材能之短自謙夫聖人之所以聖

者豈形體之謂哉人皆有是性故皆可以為堯舜
獨患其不為耳且以負重譬之能勝烏獲之任是
亦烏獲也苟能為堯舜之事豈非堯舜乎力之强
弱有限故有不勝之患若性之善則未嘗有限豈
以不勝為患乎又以行之徐疾明之夫長幼之序
天實為之徐行後長者循乎理之當然故謂之弟
疾行先長者則悖乎理而非弟矣夫徐行至易也
豈人所不能以其不為故陷于不弟之罪以是而

思則凡理之當為者無不可為其善不善之分獨在於為不為耳世之言堯舜者往往失之過高故孟子直以一言斷之曰孝弟而已矣謂其止於是也夫幼而愛親長而敬凡人性所同為堯舜者能盡此性而已孟子又恐曹交終疑其難也則又告之以服堯服誦堯言行堯行是堯而已矣言其為之無不至也交以受業為請又告以道者人所共由猶九軌之塗坦然易見所患者人不求之耳歸

而求之於事親敬長之間本性之真隨處發露師在是矣其示人深切如此而世之人猶以性為不善而安於暴棄者豈不重可歎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臣按良謂本然之善也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慮而知觀人之幼而

愛親長而敬兄則可知矣親親之心達之天下即所謂仁敬長之心達之天下即所謂義然則仁義豈出於孝弟之外哉斯理也孟子蓋屢言之其為天下後世慮者切矣

以上論天性人心之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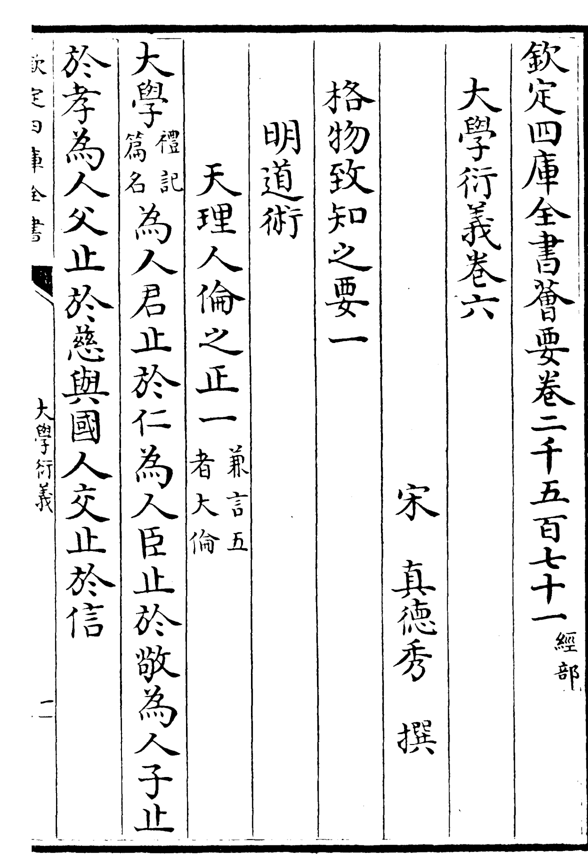
或謂以此為人君致知之首何也曰人君之於道所當知者非一而性善尤其最焉蓋不知巳性之善則無以知巳之可為堯舜不知人性之善則無

以知人之可為堯舜故孟子於滕世子之見曹交之問皆以是告焉庶幾其道得行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也不幸邪說放紛正理衰熄當時之君無能尊信其言者未幾而荀卿氏出則為性惡之說於是李斯本之以相秦斯荀卿弟子剗滅先王之禮教一以嚴法峻刑毒天下由其以人性為惡故也片言之誤流禍至此豈不哀哉或謂性固然也然求之天下其能為善者無幾何也曰此氣

質之異而非性之罪也先儒張載嘗言之矣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天之所以與人者莫非純粹至善之理此所謂天地之性也人之受之則所值之氣不同或清而純或濁而雜故其性亦隨而異此所謂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則無不善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焉然苟有以反之則雖不善者可復而善然則反之之道奈何曰由治已而言則有學由治人而言則有

教閑邪存誠克已復禮此治已之學也學之功至則已之善可復矣道德齊禮明倫正俗此治人之教也教之功至則人之善可復矣若夫以已之性為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身是自暴者也以人之性為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民是暴天下者也故繫其說如此惟聖明詳玩之

大學衍義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七十一 經部

大學衍義卷六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一 兼言五者大倫

大學 禮記篇名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臣按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為人君為人臣以至與國人交各有所當止止云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也以君道言之有一毫未至於仁不可以言止知仁之當為而或出焉或入焉亦不可以言止何謂仁克己復禮仁之體也愛人利物仁之用也為人君者内必有以去物欲之私使視聽言動無一不合乎禮外必有以廣民物之愛鰥寡孤獨無一不遂其生此所謂仁也必有

是體然後其用行焉故聖人論仁必先於克己也人君為天下民物之主痒痾疾痛孰非同體故君道必主於仁而為仁必極其至所謂止於至善也自古帝王獨稱堯舜為至仁者以其兼體用之全無纖微之間故也若宋襄以不禽二毛為仁梁惠以移民移粟為仁是特區區之小善耳其可以言至乎其可遽止於是乎以此推之則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

以極至為當止之地若夫以貌恭為敬以從令為孝以長惡為慈以小諒為信而曰止於是焉則非臣之所敢知也

晏子曰晏子名嬰字平仲齊景公大夫也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物猶事也

臣按君令臣共以下皆禮之當然也然君以出令

為職要必不違於理然後人心服而令必行否則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未見其能令也臣之事君以恭為本然必忠誠不二然後可貴否則外有事君之禮内有嫚上之心未見其能恭也父慈而不能教則敗其子子孝而不能箴則陷父於不義兄能愛弟矣又必有切磋之益如朋友之相資不然則義揜於恩其失為徒愛弟能敬兄矣必又有和順之美使情義相親而無閒不然則禮勝則離其失

為徒敬夫之於婦貴乎和協苟不知義則溺愛而失其剛非夫道也婦之於夫貴乎柔巽苟不由正則狃說而流於淫非妻道也君臣而下皆以二德相濟惟姑之於婦一於慈而從婦之於姑一於聽而婉蓋婦姑相與專主於和柔而無取於剛勁故與前四者不得不異也禮之善物謂八者之禮於事為善也不然則得其偏而無相濟之美其得為善乎晏子之言上下均所當知故録焉

孟子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聖人謂舜契臣名司徒掌教之官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臣按舜典帝之咨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即五者之大倫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春秋傳亦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所稱即其事也當舜之時既命后稷教民稼穡五穀既熟有以養民之生矣養而不教則民

不知義又何以别於禽獸哉人之有道謂其各有秉彛之性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人性所自有舜之命官敷教亦因其有而導之耳非强之以所無也經傳論人倫之道非一然各以一言而盡其要未有如孟子者嗚呼旨哉

漢白虎通義章帝時論五經同異於白虎殿作此書 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何謂也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

師長朋友也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懐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萬化若羅綱之有綱紀而萬目張也

臣按三綱之名始見於此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也葢天下之事衆矣聖人所以治之者厥有要焉惟先正其本而已本者何人倫是也故三綱正則六紀正六紀正則萬事皆正猶舉綱者提其綱紀

而衆目畢張也若綱紀不正欲事事而理之猶整亂絲其能治乎即三綱而言之君為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父為子綱父正則子亦正矣夫為妻綱夫正則妻亦正矣故為人君者必正身以統其臣為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為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則三綱正矣緜古洎今未有三綱正於上而天下不安者亦未有三綱紊於上而天下不危者善計天下者亦察乎此而已矣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通言人子之孝

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此天子之孝

臣按孝子之為孝不出愛敬二者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天下之人皆在吾愛敬中矣愛敬盡於事

親非求以律人也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形於下天下之人無不皆愛其親矣其守豈不約乎其施豈不博乎故曰此天子之孝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言天子之孝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此言諸侯之孝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此言大夫之孝夫然故

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災害謂水旱飢饉之屬禍亂不作禍亂謂甲兵寇戎之屬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臣按此章亦推愛親之心以愛人之意能愛人則人亦愛之故天子則得萬國之懽心諸侯大夫亦各得其人民之懽心人心懽悅則親心亦為之懽悅以奉養則親安以祭祀則鬼享幽明無二致也其效至於天下和平而無災禍之興蓋人和則天

地之和亦應其始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其終享愛人之福以及親所謂孝治天下也如此後世人君蓋有暴虐其民結怨稔禍至於危其親以及宗廟者然後知聖人之言真百世之著龜也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著察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彰亦明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

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臣按父母者子之天地天地者人之父母其實一也故事父孝則事天之理明事母孝則事地之理察明察云者謂昭然顯著洞悟於心也夫父兮生我母兮育我此所謂子之天地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所謂人之父母也事父母之道無它全其所以與我者而已故樂正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

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先可謂全矣故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人子之孝未有大於此者然則事天地之道亦豈有異是乎夫人有此身則有此心有此心則有此性此天地之所與我者也五常萬善本來全具一毫有虧是褻其所與矣故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成湯所以顧諟天之明命者正恐瞬息之不存非所以事天也文王所以陟降在

帝左右者正恐跬步之或違非所以事天也即是而觀事父母事天地豈有二道乎天下之道其妙而不可測者謂之神顯而不可欺者謂之明吾之事天明事地察則天地神明所以鑒臨在上者昭著而不可揜即下文通乎神明之義也長幼指兄弟而言孔子既言孝又兼言弟故謂雖天子之貴所尊者父而所先者兄然自宗廟致敬以下則惟言孝而已未始及於弟也蓋孝弟一心孝既至則

弟亦至矣天人一理通乎神明則亦光乎四海矣

此盖推言孝弟之極功為人君者所當深體也

易蠱卦名初六初爻陰畫幹父之蠱蠱事也其字從蟲從皿蟲之食皿敗壞之象故以治事為治蠱也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為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臣謂易雖通言人子之道其在王者承祖考之業則幹蠱之尤大者也茍或忘敬畏之

心而萌嫚易之志其終凶可知矣若唐之元宗憲宗始初清明中興帝業祖考有光焉其後志驕以怠浸弗克終則反吉而為凶矣吉凶之分由敬嫚之異其可忽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為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巳剛陽之

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臣謂人君之事母后尤不可不知此義

孟懿子問孝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　子曰無違樊遲御遲孔子弟子　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臣按朱熹之說以為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

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茍其尊親也至矣臣嘗推衍其説以為昏定而晨省冬溫而夏凊出告而反面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飲食則問所欲而敬進之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謹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此生事之禮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此死葬之禮也及時

將祭君子乃齊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齊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神明此祭之禮也自天子而至於庶人其物之隆殺不同然禮之所得為者則不容一毫之不盡也故孝經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五者之名不同而禮所當

為則一論語孝經皆聖人親筆凡為人子者少違斯言其可立於天地間乎故合而著之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臣按先儒之説謂武伯之為人必多可憂之事者故夫子以此告之欲其體父母之心知所以自愛也臣謂此雖為父母俱存者言然不幸而不終養者其可忘此盖父母之生我其望於我者何如也顧不能謹身自愛而致疾焉無乃嫚父母之遺體

而孤父母所以望我之意乎自士庶人以上皆所當知至人主之身宗廟社稷之所託其責尤重而所以撓亂其血氣戕伐其壽命者尤非一端故漢文帝嘗騎馳下峻坂袁盎諫曰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此言足以深儆之矣為人主者儻能體孔子之言凡可以致疾者必敬必戒庶其免於不孝之責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

養不敬何以别乎

臣按父母至重也犬馬至輕也孔子以至輕喻至重所以深警世人之以養為孝者子游聖門高弟宜不至是然一念之微少以能養為足則已墮不敬之域矣非必輕忽簡慢而後謂之不敬也故記禮亦曰養可能也敬為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謂父兄先己而生也

臣按此言承順父母之顔色為難至於服勞能養特其末耳盖父母之顔色有慘有舒為人子者所當潛觀嘿察其色愉則其心樂固可以自慰若其色少有異焉其可不兢兢焉惕惕焉自省且自責乎慶雲甘雨天之喜也迅雷烈風天之怒也善事天者必於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地察之可不謹乎如此而後知色難之義

禮記為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臣按此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之意也蓋孝子之心惟恐纖介之差須臾之失故其潛觀嘿察至於如此非誠於事親其能若是乎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臣按愛根於中者深然後發於氣動於色見於容者如此非可以偽為也嚴威儼恪居上臨下之容施之親則厲矣故曰非所以事親

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臣按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略同先儒張載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略謂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性即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為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危我也將以拂亂

其心志而增益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為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張載之論極其精微臣姑舉其槩如此必欲深窮其指自當即全書而熟復也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而已安能

為孝乎

臣按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父母（逆猶迎也）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其後非深於孝愛以父母之心為心者不能諭者開說曉譬之謂為人子者平時能以理開曉其親置之於無過之地猶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視有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故曾子猶難之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

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孰諫孰即熟字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怨起敬起孝

臣按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熟之謂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而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況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它念哉豈容一息

忘哉是說也聖人已著之論語矣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善事親者當合二書而思焉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臣按春秋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先儒胡安國以為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而未達則不敢嘗敬謹其身如此而於

君父可忽乎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謹矣此簒弑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此春秋除惡於微之意也然則侍親之疾者其可不以許止為戒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無容不為容儀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

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臣按經傳之言喪親惟此為略備居喪者當深體焉

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期周年之服也王公絶期故曰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壹也

滕定公薨定公滕君世子謂然友曰世子定公之子是為文公然友其傅也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

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也疏麄也麄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此文公謂也吾它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它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冢宰六官之長君薨子不聽政以冢宰攝

國事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尚與上通偃伏也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顔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臣按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世此禮廢墜於是宰予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

思作中庸亦謂自期而下貴賤有殊父母之喪則一而已爾方滕文公用孟子之言欲行其禮則父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違衆而行又以為知禮何邪蓋以為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為知禮者秉彞好德之良心也夫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雖終身之喪未足以紓無窮之悲其所以三年而止者特聖人立為中制使不可過焉耳而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父

凡予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皤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自漢文率意變古始為易月之制然詳其遺詔蓋為吏民設景帝嗣君也乃冐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制豈非萬世之罪人乎其後晉武欲復古制而尼於羣臣之邪說獨後魏孝文斷以不疑孝文北朝之主也猶能行此可以中國而弗若乎臣故備列聖賢之言使後世有考云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

謂孝矣

臣按先儒之說以為父在得觀其志而奉承之父沒能觀其行而繼述之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然後為孝夫父之道善者當守之終身不善者當亟改之何三年之有意其所謂三年無改者必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故不忍於遽改耳若不顧事理之重輕於茹哀銜恤之中而改其所可未改者無復謹重之心則於事未必有益而於孝則大有虧

矣孔子之言盖必有為而發為人子者處此隨其所遇而以義制之可也以人君言之武王繼文王之志則終身無改者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者也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如厲則孔子所謂三年無改者也二十七月之期迅若奔雷人子於此惟盡追慕之誠姑泯改為之迹不亦善乎臣故推而明之以廣先聖言外之指

曽子曰愼終追逺民德歸厚矣

臣按先儒以為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上之所為既厚而民亦從而歸厚故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其機如此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臣按孝子無一念不在其親故因霜露之降而感焉因雨露之濡而感焉若將見之此誠之極孝之至也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僾者微見貌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臣按此章於人子之思親可謂盡形容之妙矣非

誠孝之極安能至此而程頤乃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蓋齊與戒異當七日之戒凛然祗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與戒之分也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者蓋愛慕之極僾乎其若存誠慤之極昭乎其有見此鬼神之常理也其可不敬乎敬則有不敬則無矣故親在而養必以敬親没而

享亦以敬親之存没有異而孝子之敬則同夫如是則終身弗辱其親矣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樂

臣按忌日之名始見於此父母之喪雖久至於忌日則必以居喪之禮處焉終吾身而後已古之聖王能盡其道者其惟文王乎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臣按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凡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況人乎哉姑舉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之愛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不之敬乎若嫚之是嫚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紞之譏不思

太后丁寧之言而疎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若二君者皆禮經之罪人也

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臣按論語曾子之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氷正此意也

禮記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盈盈滿也洞洞屬屬然洞洞空無它念也屬屬者相續連也如弗勝如將失之

臣按子之身出於父母本一體而分焉猶枝之出於幹也傷其枝則傷其幹矣持身之不敬寧不傷其親乎故曾子戰戰兢兢以終其身蓋敬奉遺體不敢以少慢也凡為人子者皆所當然而人主之身為尤重祖宗之基業於我乎託也廟祏之神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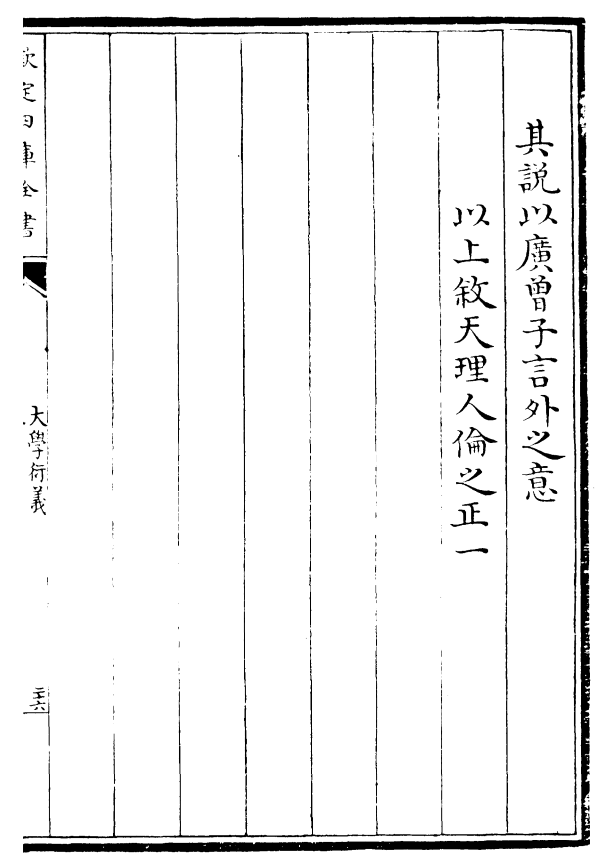
於我是依也然則一言動一舉措其可忽乎曾子臨淵履氷之言禮記執玉奉盈之喻宜深體之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有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有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臣按仁孝同源故孝者必仁而仁者必孝未不妄

伐獸不妄殺此仁也亦孝也若斷之殺之不以其時則是無復仁心矣安有不仁而能孝者乎武王數紂之罪曰暴殄天物人君享天下之奉苟徇其侈欲之心用物無節是則所謂暴殄也是則所謂不孝也物猶如此況於骨肉之親民生之類其親之仁之又當何若邪秦二世疎忌同姓七公子砣死於杜漢武以一馬興師暴骨萬里之外其為一木一獸不既多乎此又不孝之尤者也臣故推衍



其說以廣曾子言外之意

以上敘天理人倫之正一

大學衍義卷六